

## 老妈有割油菜秘诀

◎袁孝珍

每当春风拂过大地,生机勃勃的油菜花就在家乡广袤的田野上绽放。密密麻麻的油菜花,整整齐齐地排列着,形成一片片金色的海洋。阳光洒来、东风追来,油菜花恣意摇曳,波浪似的,绘出一幅幅动态的油画。美丽的田园风光,总是招来成群结队的城里人,开开心心地到我的老家打卡赏花。

面对菜花,开心的还有我的老妈。她即便年入耄耋后仍爱忙碌。菜花开了,她习惯到田里走走,穿梭在高的花丛中,嗅着浓郁的菜花香,每次她都会情不自禁地咧开了嘴,露出由衷的笑容。

老妈生于1934年,经历过灾年,尝过全家人挨饿的滋味。在乡间,农户种植油菜、高粱,可是那时榨出来的菜油、高粱油,农家几乎吃不到,如果过节能吃上油炒的菜,已经是很幸运的事。老妈说自己闻着花香,想着将来榨出的菜油香喷喷,就不由想要在收油菜时大干一场。

待到初夏,田中的金色海洋已褪色,一串串刚刚收花的菜籽荚挂满了露珠,在晨光的映照下,晶莹剔透。转眼间,油菜籽成熟了。待到黄昏,田间燥热逐渐散去,老妈迫不及待地操起镰刀走向田中。

彩色的晚霞余晖洒落,像一层神秘的薄纱笼罩着大地。在这片被岁月轻抚的大地上,老妈低着头、弓着腰,割着油菜,仿佛一个倾斜的“C”字,淹没在油菜花田中。

老妈个头不高,但很有韧劲,有股不服输的劲头。她年轻的时候,是村子里有名的“凶女人”(如皋方言,指勤奋有能耐的女人)。说起割油菜,这可是老妈引以为傲的,全村人无论男女,都比不过老妈的速度,她就是村里第一。她偷偷向我说起过诀窍——坚持弯腰,从不起身,一割到底。我望着老妈,只能投去羡慕的目光。

田中的母亲,头发已经斑白、脚腿已经细弱,她仍坚持着弯腰不起割油菜。金色的夕阳照耀在她的额头上;一颗颗的汗珠,洒落在田中。待到天色暗下来,老妈抱回一捆又一捆菜花,习惯性地安置在水泥浇成的大场上。

前些年疫情期间,我待在故园,正遇上收获季,老妈便带着我打油菜。我俩先将枯枝割下,一一翻晒。待到枯枝全部呈现黄色,便握住连枷柄,朝天竖起来,猛烈向下拍打,连续反复。在“噼啪噼啪”声中,我俩打出了菜籽,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农活。邻居家是开油坊的,我将菜籽送去他家,拎着金色的菜油回来,老妈见了喜笑颜开。

世事难料,忙碌一生的老妈还是离我们而去了。今年老家的油菜花又开了,望着那黄澄澄的油菜花,我的眼前又浮现出她割油菜的动人画面……



听说这里是网红景点

◎子穆

## 退休后再升级

◎葛德均

了!小柠檬看到我,立刻伸开双臂,嘴里咿咿呀呀地叫着。我笑着把她抱起来,亲了亲她的小脸蛋。这样的时光,让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

有时候,我会推着婴儿车带她在公园的小路上散步。阳光洒在我们身上,微风轻拂,小柠檬安静地躺在车里,偶尔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,这样的时光让我感到无比幸福。我们走过河边,河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,小柠檬似乎也被这美景吸引,睁大了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。我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,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。

周末的时候,我带着小柠檬去假山亭榭旁边欣赏美景。她好奇地东张西望,我则耐心地为她讲解着周围的一切。看着她一天天成长,我心里满是欣慰。假山旁的花朵开得正艳,小柠檬伸手想去摘一朵,我赶紧拦住她,告诉她要爱护花草。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然后开心地拍起了小手。假山间一股细流叮咚,我教小柠檬“流水”,她会应接“潺潺”;池塘边柳条垂挂,我教小柠檬“杨柳”,她会应接“依依”;看见花间飞着的蜂蝶,我教小柠檬“蝴蝶”,她会应接“翩翩”……这些双音叠词

我只教过一两回呀,聪慧的孙女就给了我惊喜连连!

我与孙女都属兔,她叫我“兔爷爷”,我唤她“兔宝宝”,我也责无旁贷地成了倒贴钱的义务保姆。每天陪着小柠檬,带她去楼下去小区、去公园、去游乐园玩耍。爷孙俩一起欣赏着周围的美景,笑声回荡在空气中,这日子虽忙碌却充满乐趣。公园里的花草树木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生机勃勃,小柠檬指着天空中的小鸟,兴奋地喊着“鸟!鸟!飞!飞!”我笑着告诉她,那是春天的使者,带着希望飞来,就像你一样!

尽管照顾孙女很累,但看到她的笑脸,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。那天我们全家穿着喜庆的衣服拍了一张全家福,那画面热闹又喜庆,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照片中的我们,围坐在一起,小柠檬坐在正中间,笑得特别灿烂。我看着这张照片,心中充满了幸福与满足。

退休后尽享天伦的生活,我总结了三句话:一是辈分升了一级,成了爷爷;二是退休金少了一半,心甘情愿地花在了小柠檬身上;三是累并快乐着。都说带一娃如同种三亩地嘛,但这样的日子,我感到无比充实,感受到了真正的幸福!

## 两头忙

◎邵宝文

自己照顾小孩子,我心里满是欣慰。

但孩子们加班的那些日子,我不得不手忙脚乱。寒风凛冽,我骑着那辆旧电动车,在街道上匆匆前行,后座的孙子紧紧地抱着我。回到家,还没来得及喘口气,我就又要去照顾母亲。母亲坐在沙发上,眼神中满是期待,我走到她身边,她紧紧地拉住我的手,那一刻,我感受到了她对我的依赖。

母亲年纪越来越大,记性也越来越差。她常常会拉着我的手,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同样的问题。我每次都强忍着内心的焦急,微笑着耐心回答:“妈,您放心,我都记着呢。”可如果就在回答母亲问题的时候,孙子又在一旁哭闹着要这要那,我

三年前,父亲去世,看着老母亲孤孤单单的身影,我的心像是被小时候看到的、母亲手里的那根细针深深地刺痛。已经82岁的老母亲,自己端一盆水洗脸都累着了腰,躺了半年才养好。

两年前,孙子的出生如一束温暖的阳光照亮了我们略显沉重的退休生活,我满心都是初为爷爷的喜悦与激动。但一边是年迈体弱、需要时刻陪伴的母亲,另一边是嗷嗷待哺、离不开大人照顾的小生命,我就在天平的两端,艰难地寻找着平衡。

那天,我与儿子儿媳交流了目前的情况和各自的想法。他们非常理解与支持我,表示会尽量

便难免顾此失彼,只能在照顾母亲的间隙,匆匆跑过去安抚孩子。好在得过一次偏瘫的老伴还能自理,但又怕在她慢慢练习走路时被孙子撞到。我常常感到自己是如此的无力,就像在茫茫大海中漂泊的孤舟,不知道该驶向何方。

身体的疲惫和内心的压力像两座大山,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差,常常感到力不从心。但我知道,我必须调节好自己,母亲需要我,孙子也需要我,我是他们之间的桥梁,是这个家的支柱。

我不是超人,我也会累,也会有自己的需求和渴望。这“两头忙”的日子还将继续,何去何从,还真不知道。